



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记录

奥斯威辛之路...



55

■ (瑞典) 海迪·弗里德 著

■ 张倩红 郭鸿昌 许伟 译

华夏文化出版社

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汉译丛书

奥斯威辛之路

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记录

[瑞典] 海迪·弗里德 著

张倩红 郭鸿昌 许 伟 译

华夏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威辛之路/(瑞典)海迪·弗里德著 张倩红等译.

—华夏文化出版社,

2005.11

ISBN 962-85529-9-6

I. 奥... II. 海... III. 文学-译著-中国

IV. ①I22②J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21542号

奥斯威辛之路 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记录

著者:(瑞典)海迪·弗里德

译者:张倩红 郭鸿昌 许伟

出版发行:华夏文化出版社

印刷:华夏印务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95千字

印数:1-1000

版次: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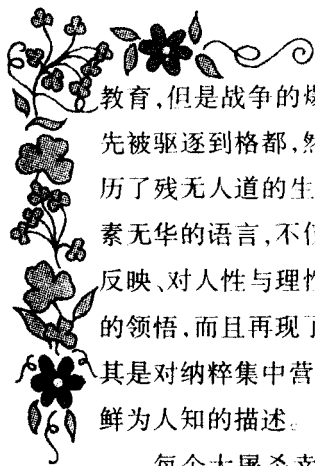


译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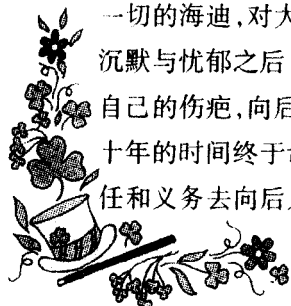
与海迪·弗里德相识是在2004年8月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是该机构一年一度的盛会,参加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屠杀教育者。首次与海迪·弗里德碰面是在电梯里,同居一室的罗马尼亚记者激动地告诉我说,海迪在罗马尼亚是公众人物,多次在媒体中谈大屠杀问题。此后,我与海迪有过几次记忆深刻的交谈,我们从希特勒谈到奥斯维辛,从欧洲犹太社区谈到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海迪热情、开朗、清澈见底的个性深深吸引了我,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大屠杀幸存者所特有的沧桑感。海迪对我说,中国在她的脑子里是一个神秘而又遥远的地方,中国人有许多令世人惊奇的智慧,而更令她感叹的是中国竟然有一些学者、学生对大屠杀的话题感兴趣。会议结束的时候,海迪匆匆忙忙地找到我,说了这样一番话:“这是我写的生活回忆录,先用瑞典语写成,后来被米歇尔·迈耶翻译成英语,在欧洲有很大的读者群。我把中文版权授予你,希望能有中国读者看到它,并能帮助你的学生去理解大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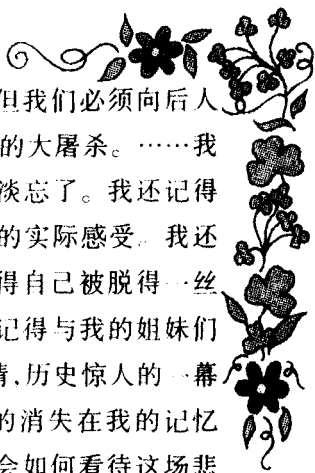
大屠杀纪念馆的会议结束之后,按计划我要在希伯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访学,由于正值假期,学校的注册工作进展缓慢,使我有足够的时间细读海迪的书,确实深为书中的内容所感动。海迪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小城锡格特,有着幸福的童年,并接受了良好的



教育,但是战争的爆发改变一切,海迪与当地的许多犹太人一起,先被驱逐到格都,然后被送到奥斯维辛与贝根—贝尔森集中营,经历了残无人道的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后被解救到瑞典。海迪用朴素无华的语言,不仅细腻地展示了一位纯情少女对灾难与痛苦的反映、对人性与理性的质疑、对爱情与美德的向往、对生活与生命的领悟,而且再现了犹太人被驱逐、被掠夺、被宰割的群体画面,尤其是对纳粹集中营的内部体制以及不同囚犯的生活情景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描述。

每个大屠杀幸存者都是一本书,这本书启示后人的不仅仅是如何面对与忍受罪恶,而且如何愈合内心的创伤以重建生活的信念。在纳粹集中营里历经磨难,并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著名美国学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曾这样表述被解放的那一天作为幸存者的内心感受:快乐是空的,感觉是空的,情感是空的,希望是空的。以色列诗人纳坦·奥尔特曼用他那优美的诗句记录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位犹太小女孩,在集中营被解放的那一天,她那纤弱的背上背着一个专门发给孤儿的饭包,手里拿着一块面包,那是联合国难民处提供的次日的口粮。当她从阴暗肮脏的地方走出,饱享自由、阳光与空气时,她没有任何激动的反应,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问题:“请问,我可不可以哭?”遭遇这一切的海迪,对大屠杀有着同样的感怀,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与忧郁之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她最终战胜自我,决定揭开自己的伤疤,向后人们讲述过去的一切,她在本书中写道:“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终于认识到,我是那场残酷战争的直接目击者,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向后人讲述我的亲身经历,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专业作





家。在那场战争中我们幸存下来的人太少了,但我们必须向后人讲述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野蛮的非人性的大屠杀。……我仍然记得这场战争,虽然时过境迁人们都有些淡忘了。我还记得战争对我造成的伤害,我只是记不清了我当时的实际感受。我还记得我的那些受到病菌感染的脚指甲;我还记得自己被脱得一丝不挂站在法西斯分子面前的那种羞辱感;我还记得与我的姐妹们生死永别的那一瞬间;我还记得很多很多的事情,历史惊人的一幕要慢慢地淡出我的记忆了。如果这些悲剧真的消失在我的记忆中,那么从来就没有认真了解过这场悲剧的人会如何看待这场悲剧呢?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都会知道吗?”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在那次国际讨论会上,海迪在她自己主持的 workshop 中所说的这样一番话:“每天,当我睁开眼睛,都觉得这是意外的恩惠,上帝赐与的每一天都格外值得我珍爱。”

这本书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译成中文,多亏了我的好朋友郭鸿昌副研究员和许伟女士。当初鸿昌先生只是受我的感染想读一读这本书,没想到一读便难以释怀,在没有任何经济报酬的前提下,他毅然放下了手头的事情,投入了大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徐伟女士也承担了一些章节,没有他们的通力支持与合作,这本书就不会这么快与读者见面。最后,我想感谢中原工学院的张怀涛先生和华夏文化出版公司为本书所付出的努力。

张倩红

2005 年 8 月 20 日于河南大学

仁和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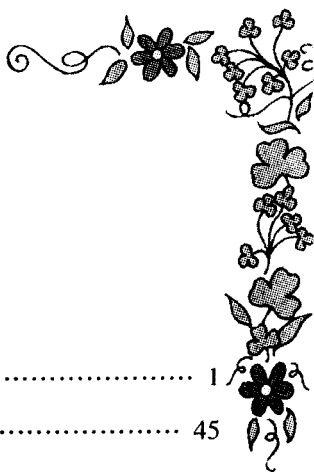




目 录



1. 锡格特	1
2. 隔都(Gehtto)	45
3. 奥斯威辛集中营	79
4. 汉堡	118
5. 生活还要继续	161
6. 贝根 - 贝尔森(BERGEN - BELSEN)	172
7. 获得新生	187
8. 瑞典	197
9. 后记	210





1. 锡格特

青山掩去了夕阳。傍晚时分，一支由疲惫不堪的男人、女人及孩子组成的队伍沿着缓缓流淌的河水慢慢地向前面蠕动着。这里除了嘈杂的脚步声以及树枝碰撞碎石发出的声音外，其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这支队伍到底有多少人？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肩上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手里拄着拐杖；妇女们的背上还背着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在地上一蹦一跳地走着。男人们搀扶着老人，彼此之间谁也没有说话，因为需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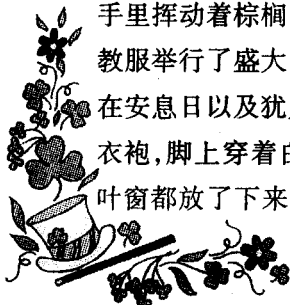
这些人匆匆忙忙到哪里去呢？他们能够找到安家的地方吗？他们能够被允许留居下来吗？至少他们坚信这一切。这个场景总是不断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都是犹太人，他们背负行囊，手持拐杖艰难地朝前走着，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我站在队伍的外面，看着这支行动迟缓的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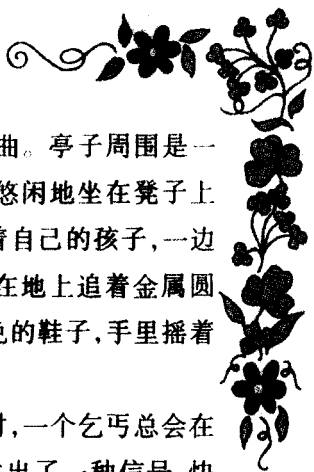
我真的搞不清楚到底是我或者是我的母亲经常在梦中见到这一幕，或者是其他冥冥之中的先人？我真的弄不明白。我的童年是在欧洲中部偏僻的喀尔巴阡山脚下一个小城里长大的，这个小城几乎是一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当我想慢慢地讲述我难忘的童年时，恰恰是这一幕一直铭刻在记忆之中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住在锡格特。小镇特兰西瓦尼亚坐落在山脚下面,小镇四周全都是小河,伊扎河带着混浊的泥沙注入清澈见底的蒂沙河中,这两条河流似两只有力的臂膀把特兰西瓦尼亚小镇紧紧地搂在怀里,使得这座小镇似乎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这里空气非常稀薄而且透明,周围的一切好像离你都非常近。山边是一片片浓绿的树林,树林之间还有大片的田地,一头头牧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远处身着农装的牧民们在看护着自己的牧群。他们离你非常遥远但又似乎近在咫尺。小镇四周全都是果园,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果园里果实累累,树上结满了熟透的苹果和胡桃。小镇的中心位置上有一个公园,公园里面鲜花齐放,绿草茵茵,四周的居民们过着安心而舒适的日子。有人正在不紧不慢地赶往教堂,有人来到附近的电影院、药店、银行,有人来到剧场、咖啡屋,这里的人们生活繁忙而且富有节奏。

镇里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公园附近。小镇里的人们都显得十分镇定和从容。庆贺棕榈主日的时候(复活节前的礼拜日,欢迎基督在受难前入耶路撒冷的纪念日,译者注),在由沙石铺成的小路上,天主教徒排成长队慢慢地走着,奠基神像被贡奉在红色的华盖下面。小孩子们穿着白色的衣服,手里摇着香炉走在教父前面,教父穿着紫色的圣袍。人们跟在后面,一路唱着圣歌,手里挥动着棕榈枝。在第十二夜,希腊的天主教徒们穿着黑色的教服举行了盛大的聚会,他们在一个巨大的冰十字架前相互庆贺。在安息日以及犹太人的节日里,犹太人经常穿着拖到脚尖의长袖衣袍,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头上带着礼帽。大街两边的商店、百叶窗都放了下来。这个小城里一共有 30,000 多居民,其中一半是





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是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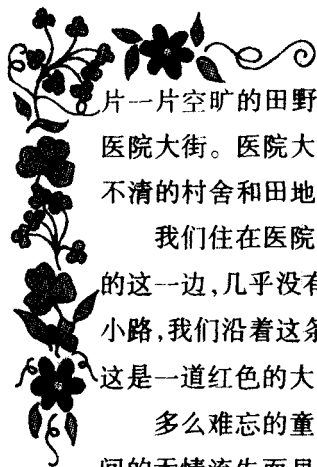
下午,军乐队在一个小亭子下面奏起了乐曲。亭子周围是一排排白色的长条凳,一对对上了年纪的情侣们悠闲地坐在凳子上欣赏音乐。年轻的少妇们推着婴儿车,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一边与士兵们套近乎。小男孩儿们身着海员服装,在地上追着金属圆环嬉戏;小女孩们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和褪了色的鞋子,手里摇着布娃娃,哄着布娃娃睡觉。

天很晚了,当军乐队演奏到最后一支曲子时,一个乞丐总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公园。这给海伊大街上的商贩发出了一种信号:快七点了,该关门了。有人已经把窗子上沉重的百叶窗放了下来,他们正在等待着教堂里即将敲响的钟声。

我和妈妈就坐在萨缪尔伯伯的纺织品商店里,耐心地等着爸爸。他一下班就会来这里接我们。每天下午,我和妈妈都会来这里拜访萨缪尔伯伯,他是我爸爸的大哥,这似乎成了惯例。走在这些五颜六色、又轻又软的丝织品前面,我总会兴奋不已。我知道,我有时侯也会得到几块布头,妈妈常用这些布头给我做布娃娃。

教堂里的钟声开始敲响了。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百叶窗拉下的声音、马车走在坚硬的鹅卵石上发出的声响以及人们匆匆忙忙回家的脚步声,我们也开始朝家里走去,一路上伴随着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们离开海伊大街上的那座两层小楼,然后向东转,步入教授大街。这条大街很安静,只能听到不远处的钟声以及我们匆匆的脚步声。我们走过学校,走过农民伯伯居住的别墅和花园,最后来到城郊的十字路口处。我们脚下的小石子路曲曲折折向右弯了过去,最后又回到城里。此时我们的眼前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和一





一片空旷的田野。左边是一家医院,因而这条大街就被命名为医院大街。医院大街一直通向高速公路路口,医院大街两旁是数不清的村舍和田地。

我们住在医院大街33号,我们家的对面是福利院。在我们住的这一边,几乎没有路,只有两道灰色的篱笆夹着一条泥泞不堪的小路,我们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到我家的大门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道红色的大门。

多么难忘的童年回忆!多么遥远的记忆!很多东西都因为时间的无情流失而显得极为苍白。这一天,记忆中我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疯狂地吼叫着,当时是1926年,我才两岁。这是个早上,我还没有起床,爸爸就让我刷牙。我不想刷,他就手里拿着牙刷一直站在我的身边。我没有听他的话,我才两岁,就和爸爸发生了矛盾。我当时并不明白事理,但结果是预料之中的,爸爸长得很强壮,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哭着闹着,但是仍然没有屈从。爸爸就自己刷了起来。他越来越生气,我也越来越固执,当时我到底刷牙了没有,我实在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最后还是爸爸做出了让步,但是我同时也向爸爸表示,以后不能在爸爸面前这么倔犟了。

我童年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我记得我三岁才进了幼儿园。在幼儿园里我玩得很开心。因为在家里根本就没有人跟我玩。妈妈每天送我接我,每次妈妈来接我时,我都不愿意走。幼儿园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比我大,他们都是自己单独去幼儿园,我觉得他们都很勇敢、很聪明,我也应该象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有一次妈妈来接我时,我大哭起来,哭着让妈妈以后不要来接我送我。妈妈最后答应只送不接。



只要时针指向十二点，老师就会准时放我们的学。放学后我与小朋友们一起一路上有说有笑，各自回各自的家。有一次，由于我说话太专注，小朋友们一个个都回了自己的家，我根本都没有注意到。这时候马路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看看周围，这里也有一条泥泞不堪的小路，也有同样的篱笆，但是却没有红色的大门。这里的房子我一点都不熟悉。我迷路了，急得在路边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小姑娘，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呢？”

“我找不到家了。”

“你家在哪里？”

“在一个红色大门里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海迪基。”

“你爸爸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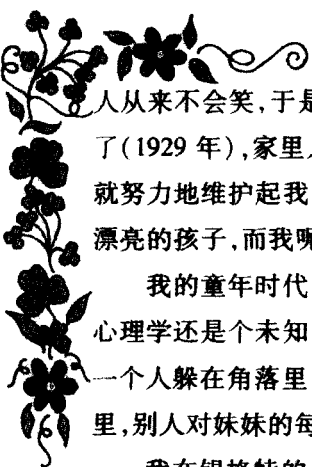
“我爸爸是我爸爸。”

“别哭了，海迪基。我送你回家。”

我止住了哭声。她牵着我的小手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几分钟后便来到了我所熟悉的地方，这里是医院大街，我看见妈妈正在我家窗子前不安地站着。很显然，这位妇女早就注意到我了。因为我和爸爸长得很像，在我们这座小城，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人。

多么富有情调！仅仅凭着我和爸爸之间的几分相像我就又平安地到了家。我还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别人都说我是一个严肃的孩子，咋听起来似乎还真有点奉承我，但是我还是勉强地接受了这一点。我认为所谓严肃，就是一个



人从来不会笑,于是我就不敢放声大笑。后来我的妹妹李维出生了(1929年),家里人从此就不把我放在心上。我一个人很孤独,我就努力地维护起我所谓的严肃性。我的妹妹是个非常爱笑、非常漂亮的孩子,而我呢,却是个心事重重的丑姑娘。

我的童年时代非常阴暗。爸爸很有爱心。在那个年代,儿童心理学还是个未知领域,谁也不会明白我的嫉妒心理。我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经常生活在好奇的想象之中。在我幼小的眼里,别人对妹妹的每一句赞美之词,都是对我的轻视和侮辱。

我在锡格特的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今天盼明天,明天盼后天。每天早上,我们去上学,妈妈去商店采购,爸爸去工厂。爸爸当时是一个工厂的厂主,爸爸的工厂主要生产纸板盒。起初生意很好,我们全家衣食无忧,虽然过不上是太豪华的生活,但是买一些图书、图画及不算太贵重的东西还是不成问题的。

在我的小小世界里,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在我的眼中,上学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转眼就过去了,昔日的男孩子们都去了学校。有时候,只要有收音机,我就很喜欢听那段刺耳的咆哮声之后出现的陌生的音乐。这些音乐经常会让爸爸妈妈陷入无限的忧愁之中。我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内心的不平静。对于我们孩子们的问题,他们总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他们都是德国人的疯狗!”或者“他们都是一群不会咬人的疯狗!”我听了似懂非懂,因为我们住在罗马尼亚,离德国还有很远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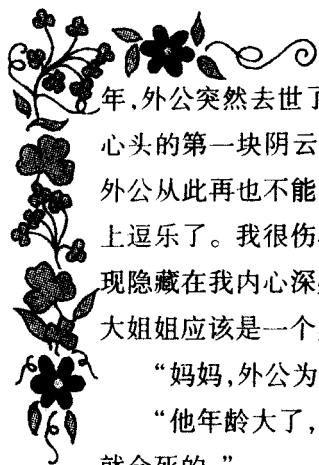
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我心海中的那个小小的世界,那个小小的世界就是位于医院大街上的那座黄色的小房子。一道灰色的藩篱

把房子紧紧地围了起来，把那些好奇的眼神和不受我们欢迎的客人堵在了门外。那扇大红色的门上总是挂着锁，访客要想进入我家，就必须按门铃。只要有人来，我家的那条大狗勃得利就会疯狂地叫起来，虽然它的脖子上拴着一条沉重的铁链。走进大门，是一条小石子路，这条小路一直通到我家房子的大门口。院子里有厨房和花园，还有一口地窖。当时锡格特还没有冰箱，地窖主要用来存放食物。

院中的小花园是我冬夏季节最喜欢去的地方。沿着藩篱种了十余棵梅子树。每到秋天，树上就果实累累。花园中间有一只秋千，我和妹妹李维总是为争秋千而吵闹不休。花园的左边种着很多鲜花，右边是菜地。花园里那一丛丛高高的玫瑰花，都是我妈妈的骄傲。这些花朵争奇斗妍，互相炫耀着自己那绽放的红色的、紫色的和黄色的花瓣。不管到了什么季节，我家花园里总会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妈妈非常爱花，她对我家的花园总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我家共有四间房，外公外婆住一间。妈妈是他们最小的女儿，外公专门为我们家买了这套房子，以便在此安度晚年。外公乐意坐下来翻开他的那本发黄了的对开书并品味着他那长长的旱烟筒。我也很乐意爬到外公的膝盖上，玩他那些花白的胡子。外公在我们孩子们面前有一个很滑稽的绰号。他还能给我们讲很多很多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外婆相对来说没有外公和蔼，尽管她已上了年纪，但她仍然坚持每天去市场，买回来大包小包的东西。

然而令人伤心的是，我与外公没有相处很长时间。我五岁那



年,外公突然去世了。他的去世让我大吃一惊,这是漂浮在我幼小心头的第一块阴云。我很难明白外公为什么会突然离我们而去。外公从此再也不能给我们讲故事了,我再也不能爬到外公的膝盖上逗乐了。我很伤心,但我尽力把这份伤心隐藏起来,谁也没有发现隐藏在我内心深处伤心的哭声。因为在家里,我是一个大姐姐,大姐姐应该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儿,她永远都不会掉眼泪。

“妈妈,外公为什么会死呢?”

“他年龄大了,心脏已经没有力量再跳动了。心脏停下来,人就会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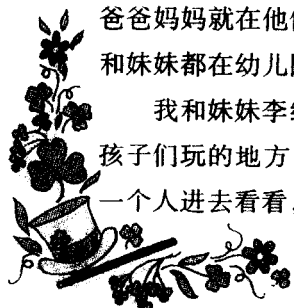
“我的心脏也会停下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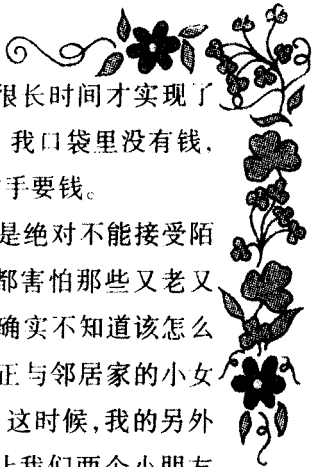
“傻孩子,别瞎说,你还是个孩子。”

但我仍然担心有一天我的心脏会突然停下来。我一直在想着外公,害怕死去。想着那颗不会跳动的心脏。晚上只要我躺在床上,就拼命地听我的心跳。我的心脏还在跳动吗?我不敢睡觉,害怕睡着了,我的心脏就会停下来。

我几乎还没有从外公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外婆也接着去世了。但是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外公外婆住的房子从此成了我们的厨房,院中的厨房改作别用。我们家的女佣睡在外面的那间房子里。我们适应了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我对死亡感到非常害怕,爸爸妈妈就在他们的房间给我准备了一张小沙发。一般情况下我和妹妹都在幼儿园里睡觉。

我和妹妹李维很少走进第四间房子。这里是餐厅,不是我们孩子们玩的地方。只是在来客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进去。我很想一个人进去看看,躺在松软的地毯上,玩那些来自中国的精美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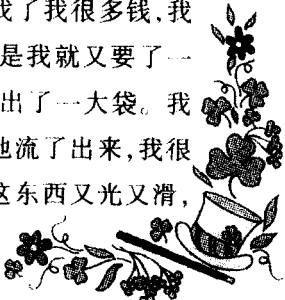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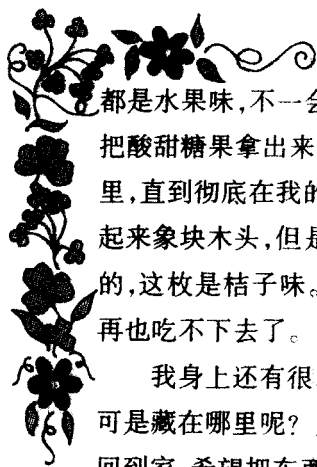
式拖鞋。我也幻想有一双自己的拖鞋，我等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了这个梦想。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节约的习惯。我口袋里没有钱，如果我想吃一点冰激凌或者其他甜心，就必须伸手要钱。

就在此时，一件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我：那就是绝对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钱。这个小镇里到处都是流浪者，我们都害怕那些又老又丑的男人，所以当一名法官给我一枚硬币时，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法官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当时我正与邻居家的小女孩一起玩，她的年龄与我差不多，名字叫芭芭。这时候，我的另外一个邻居科斯坚基阿姨匆匆忙忙地走过来，她让我们两个小朋友去一趟市政大厅，把一封信送给她那当法官的丈夫，她给我们20列伊（罗马尼亚货币单位，译者注）作为报酬。我们完成任务后，芭芭微笑着把钱接了过来，但是我死活不要。因为爸爸警告过我：“不要接受任何陌生人的钱！”这个法官一定要给我钱，芭芭也在一边劝我，我才勉强强地把钱接了过来。

我走在大街上，不时地看一眼自己口袋里的“财富”。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笔钱。回到家里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怕受到爸爸妈妈的惩罚。

我来到商店，让店主用这20列伊全部给我买成了巧克力。店主微笑着点点头，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他，我怕他欺骗我。我没想到店主给了我许多巧克力，足值20列伊，店主还找了我很多钱，我想用这些剩下的钱买糖果，这样做才最安全。于是我就又要了一些酸甜糖果。店主惊奇地看了我一眼，他给我拿出了一大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嘴里的酸水不由地流了出来，我很快拿出一块巧克力放在嘴里，这味道太奇怪了！这东西又光又滑，





都是水果味，不一会儿就全掉进了肚子，真是让我大饱口服。我又把酸甜糖果拿出来，暗地里记住了颜色。这颗是红色的，我含在嘴里，直到彻底在我的嘴中消融。我又拿出一颗黄色的糖果，这块吃起来象块木头，但是吃到嘴里却是浑身透凉。我又拿出一枚黄色的，这枚是桔子味。不一会儿我就吃了四块，掏出第五块时，我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我身上还有很多糖果，我必须想个办法把多余的糖果藏起来，可是藏在哪里呢？只有藏在家里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才最安全。我回到家，希望把东西藏好之前不让别人发现。“上帝，我家的大门千万不要关！”我一路祈祷着回到了家。上帝对我太仁慈了！我家的大门敞开着，我踮着脚尖来到餐厅里，我把糖果全部藏在了碗柜下面。

一个星期后，芭芭的爸爸费希曼叔叔来我家做客。他一见我就问道：“喂，小姑娘，你的钱花完了吗？”

这时我才想起了藏在碗柜下面的糖果。我的脸“唰”一下子就红了，我当时真想立即跑出去。妈妈马上拉住我问道：“什么钱？”

“你女儿前几天从大法官科斯坚基那里挣了20列伊，因为她和我的女儿一起为他送了一封信。”费希曼叔叔答道。

妈妈半信半疑地看了我一眼。“你从科斯坚基法官那里挣了钱？”

“怎么，你没告诉你妈妈？”费希曼叔叔问道。

“你这孩子，你有事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妈妈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表情严厉地问道。

我当时害怕极了。但是我这次豁出去了，我必须要说实话。

